



肖永明 陈仁仁

—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岳麓书院是中国书院的杰出代表，自北宋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创建以来，历代儒家士人以此为基地，为传承发展中华文化与书院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今天的岳麓书院是湖南大学的历史和哲学学院，继续在新时代延续文脉、精研理学、培育人才，并进行广泛而深入的学术交流与合作。

千百年来，讲论学问始终是岳麓书院的主旋律，因为这里是“朱张会讲”的发生地。南宋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深秋，37岁的朱熹与34岁的张栻相聚于岳麓书院，就“中庸”“太极”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探讨与交流，以至“三昼夜而不能合”。可以说，“朱张会讲”开书院会讲之先河，是不同学派交流对话、求同存异的典范，对南宋学术的繁荣、理学的发展与传播都产生了巨大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书香闲情

陆春祥

段文昌少年贫寒，有时连饭也吃不上，经常到寺庙里混吃斋饭。但他的祖上段志玄，却是初唐名将，被封为褒国公，陪葬昭陵，人图凌烟阁，荣耀无限。

五代孙光宪的笔记《北梦琐言》卷三，有《段相踏金莲》一文，将段文昌这种先苦后甜的生活写得极为生动：段文昌家住江陵，小时候，段家很穷，常常担心没有吃的。他家边上有个庙，叫曾口寺，每每听到寺庙吃饭的钟敲响了，就跑去蹭吃。时间长了，庙里的和尚都很讨厌他，就改成饭后敲钟。铛铛铛，寺庙的吃饭钟又敲响了，段文昌连忙向寺庙方向跑去，到了一看，早已收餐。后来，段文昌发达了，做了荆南节度使，他有诗《题曾口寺》，其中有一句为：曾遇闍黎饭后钟。这个“饭后钟”就这么传开了。

段文昌因为穷，吃尽了苦头。“饭后钟”，其实，这里面还带着一种耻辱，寺庙是施舍的地方，除了那些真正的懒汉，谁想要施舍呢？他在任地方大员时，首先会想到自己穷困的经历，写诗也算是一种诚勉，要好好工作，好好努力，再也不要过那种没饭吃的苦日子了。同时，通过故事的流传，他相信，那些寺庙也会引以为戒，今后要更加善待信众，不要将人看扁。

唐代无名氏的《玉泉子》，李元的《独异志》里，都有这样一则笔记，生动记载了段文昌的傲气。

段年轻时曾在荆楚漂泊，某日，他在江陵某酒肆吃酒，窗外大雨，饮至半醉，起身走路，道路十分泥泞，段见街边有豪华大宅，宅边有水渠，就脱下脏鞋在渠中洗脚。周围聚了一些人，看他洗脚，段毫不理会，趁着酒气，自言自语：等我当了江陵节度使那一天，一定要把这所宅子买下来！大家听了，只是互相笑笑，他们在笑这个穷书生的一大话。不想，后来段文昌果然做了荆南节度使，自然，买下房子那是小事了。

有才能加上有志气，终会冒出地平线。段文昌先是娶了宰相武元衡的女儿为妻，这就为他的仕途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后来又被皇帝欣赏，升迁之路极为顺利：两次镇蜀做剑南西川节度使，荆南节度使、淮南节度使、御史大夫、刑部和兵部尚书这些显赫职位，他都做过，还三朝为相(宪宗、穆宗、文宗)，一生荣光。

《新唐书·艺文志》还载，段文昌著有文集30卷，诏诰20卷，《食经》50卷，并传于世。《全唐诗》收有他的五首诗。如此说来，称段文昌为著名诗人也不过分，蜀地著名才女薛涛的墓志铭，就是段文昌撰写的。

成都双流区正兴镇内府河左岸田家寺，有段公读书台遗址，四川崇州也有一处段公读书台，现在叫龙华山读书台，我在那读到了南宋成都通判何耕的一首诗：

段公曾此读群书，读破应须万卷余。
家礼一传为杂俎，裨官收拾附虔初。
前两句写的是段文昌，博学苦读，破万卷书。后两句写的是段成式，老子优秀，这个儿子也优秀，段成式写出了惊世的笔记小说《酉阳杂俎》。



名山坛席，智者新声。在新世纪、新千年到来之际，岳麓书院赓续朱张会讲的精神，跟随朱熹、张栻、王阳明、吴道行、罗典、欧阳厚均、王先谦等先贤的脚步，古老的岳麓书院讲堂上再次激荡起智者的声音。当时岳麓书院与湖南卫视、湖南经视等媒体合作，策划组织了国内首个面对社会公众的电视讲学节目——“千年论坛”，先后邀请了余秋雨、余光中、杜维明、许倬云、李学勤、金庸、黄永玉等20多位文化名家，社会精英登上讲坛。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书院，领悟贤者智慧，追寻人文精神。演讲的内容通过电视转播，借助卫星和网络传播到世界各地，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

二

岳麓书院的学生们常聚在一起砥砺学问。2004年的一个秋日，他们回顾起几年前书院“千年论坛”的盛况，探讨如何延续书院讲学传统，为书院发展和自身成长做一些事情。于是自2005年春天开始，在师长们的支持下，由书院研究生自发组织的“明伦堂讲会”陆续开讲。他们或请同窗学友畅谈学问人生，或邀名家学者传道解惑，几年间竟累计讲座百余期，一时传为美谈。

此后，讲坛的组织和传播方式也在不断发生变化。2013年2月，岳麓书院国学研究与传播中心成立，设立以“承朱张之绪，取欧美之长；传中华文明，耀智慧之光”为宗旨和理念的“岳麓书院讲坛”。讲坛广邀海内外著名学者贤达登坛讲学，进一步突出了思想高

度、历史传承与文化底蕴，彰显时代性、前瞻性和创新性，旨在打造立足湖南、影响全国、辐射海外的高端学术交流平台和高雅文化传播品牌。岳麓书院的讲学活动以更大的规模，在更大的范围内为世人所瞩目。

2013年，许嘉璐、杜维明、成中英、王子今、陈来、郭齐勇、唐浩明等著名学者应邀登坛讲学，其中有五期讲坛通过录播方式在湖南电视台播出，吸引十万余人次参与和观看。2014年始，岳麓书院部分讲坛开始与凤凰网联合主办，通过凤凰网国学频道向全球直播，尝试打造“互联网+国学”传播模式。由此，讲坛的受众范围与社会影响进一步扩大。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澳门大学、台湾大学、哈佛大学、牛津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海内外百余所著名高校或科研机构的400余位专家学者，相继登临“岳麓书院讲坛”讲学论道。演讲主题也在不断拓展，主要涉及传统文化内涵与外延、历史考古文博专业知识、西方哲学及宗教学、读书方法与研究方法以及海外汉学，等等。

到目前为止，岳麓书院讲座已成功举办了500余期。讲座现场直接听讲者平均每场超过100人，总听众超过5.3万人次；线上传播80余场，每场在线观看量平均在25万人次以上，总观看量达2400万人次。

三

岳麓书院自古就是一个开放的学术交流场所，各家各派的思想理念都曾在这里激荡和传播。今天的岳麓书院传承了这种胸襟和

“在场性”写作与“途中的诗学”——读诗集《月光流过人间》

张德明

汤红辉笃信：诗路是“在人间”的证词，并认为：诗歌讲究“在场性”。事实上，“在场性”正是汤红辉诗歌的美学属性，他的诗作多数立于自我的生活实际和内心实际，很少凌空蹈虚的奇诞想象和不及现实的无病呻吟。

汤红辉诗歌的“在场性”首先体现为，他的不少作品中诗语的组织、意象的撷取、情绪的散发，往往附着于某个特定地理空间。这些诗作以精炼的文字，将特定地域独有的气候特征、季节情貌、山水景观和精神个性加以描述，同时又将诗人由此所生发的心理悸动和生命感悟抒写出来。如，“这是属于内蒙古的八月/地上有多少羊群天上就有多少云朵/它们倒映在莫日格勒河里/随着传说轻轻飘荡”(《在呼伦贝尔草原》)，在呼伦贝尔大草原，诗人被眼前的奇幻情景所打动：洁白的云朵，奔跑的羊群，澄碧的莫日格勒河，他把这梦幻般的图景，比作了令人想入非非的“传说”。

汤红辉诗歌的“在场性”其次体现为，诗人写下的每一行诗，都是自我内心世界真实的声音，带着诗人的体温和呼吸。如《听雪》，便是诗人在雪花飞舞场景下，沉吟外在景象，品味内在心音的优秀诗作。“雪落纷飞/我站在窗前闭眼凝神/今夜雪化/仍立于窗前/听雪来去无声//这雪已为你我酝酿了千年/在东吴西岭漂泊过/寒江独钓的船头静坐过/也在英

蓉山柴门犬吠声中飘过……”古典意境和现代生活叠印，醉人的诗意呼之欲出。

汤红辉诗歌的“在场性”还体现为，诗人能将自己意识到的城市与乡村、故乡与他乡两重精神空间叠加的复杂生命情态，如实地交代和艺术地写照。《还乡》中，诗人呈现了这样一幕图景：“空山新雨后/一个人驾车漫漫而行/路边油菜花没心没肺开放/多像往日衣锦还乡/只有小溪仍不紧不慢流着/默默接受我的一事无成”。作为一个工作、生活在城里的人，一旦回到那熟悉的土地，斑驳复杂的内心世界立马显露无遗，“衣锦还乡”和“一事无成”的矛盾诉说，就是这种复杂纷乱的心灵世界的真实曝光。

诗人多年从事新闻工作，“途中奔波”是其常见的状态。诗人在作品中呈现了多种多样的“途中”景观：工作与生活中，旅行途中、城乡往返途中、爱情途中等等。“这雪终是来了/不因武后的朱笔御旨而早降/也不因你的贫瘠而迟临/四时有序天地有常/该来的总会来”(《雪夜独行》)，“雪夜独行”，这是一种别样的“途中奔波”。“如果有来生/一定要在人世的出口等你/和你牵手的同时来到这个世界/把第一个‘爱’字说给你听”(《如果有来生》)，这是爱情“途中”的内心独白。

在诸多“途中”里，“旅行途中”可谓汤红辉写得最多的题材。如《静坐塔克西拉古城》一诗，描绘的是位于巴基斯坦一座山上的古城奇观，诗人从主体的精

气魄，除了直接引进来自不同国家的优秀学者加盟，还邀请多位海外顶级汉学家前来讲学。另外，针对全校师生及社会听众不同层次的需求，岳麓书院还组织开展了“岳麓书院邀请学者讲座”“岳麓书院学术座谈会”“史学入门讲座”等不同类型的讲学活动，与“岳麓书院讲坛”一起构建了当代岳麓书院的公益学术讲学矩阵，共同致力于拉近学术与学生、学术与社会大众之间的距离，让更多人感受学术和思想的魅力。

在岳麓书院过去的千年讲学中，古代即编有《讲堂录》《问答》《讲义》之类的著作，那是古人对当时学术交流盛况的记录，至今仍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今天，我们又特别选编了这套“岳麓书院讲演录”丛书，以期让更多的人能聆听智者的声音，感悟思想的锋芒。

千年学府，弦歌不绝。从八百多年前的“朱张会讲”到世纪之交的“千年论坛”，再到今天的“明伦堂讲会”“岳麓书院讲坛”，流动的是时光，不变的是这座庭院所拥有的人气度和智慧；一脉相承的是对学术的敬重、对思想的虔诚、对人文的礼赞。

《岳麓书院讲演录》丛书，肖永明、陈宇翔 总主编，湖南大学出版社出版。本文为该书前言，有删改。）



神感知来折射外在风景的情态：“游人离去/神鸟低飞/在唐僧谷门前闭目静坐能听见梵音缥缈/我是一个迟到的沙弥//当年玄奘参禅讲经口吐莲花/如今我面对他/隔着的是千年盛唐/而是一片莲花海洋”，内心的虔诚之心展露出来。

汤红辉的在场性写作，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诗人推崇的“及物写作”一脉相承，因此与当代诗潮极为合拍。而他诗中凸显出的“途中的诗学”，显然成为了一种独具个性的审美标签，也为其创作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

《月光流过人间》，汤红辉 著，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大河无声：李劫人评传》，是由国内资深李劫人研究专家张义奇先生精心撰写的李劫人传记作品。李劫人是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翻译家，其长篇小说《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等已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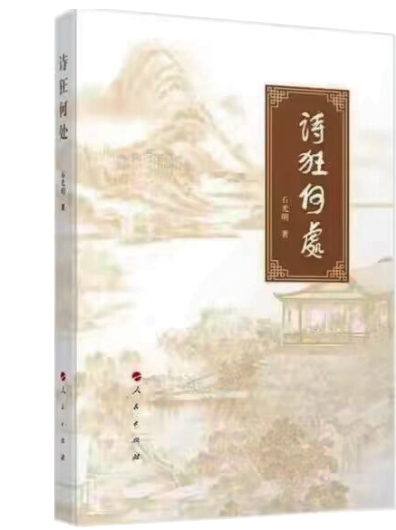
本书以李劫人的生命轨迹为线索，采取“传”与“评”相结合的方式，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多重身份的文化巨匠的形象。同时，作者又以翔实文字勾勒出了李劫人丰富的人生经历和文学成就，展示其笔下激荡的时代历史进程和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

《北去来辞》是著名作家林白的经典长篇小说，小说围绕知识分子海红而展开。海红出生于特殊年代，有着缺乏关爱且不安定的童年和解压后充沛的青春，因此她更加重视精神生活而与现实强烈对峙。她焦躁、挣扎、不甘，寻求突围又无力改变。她从婚姻中出走，心理上又离不开日渐衰朽的丈夫，海红的生活摇摇欲坠，而与之相对照的则是生机勃勃的民间世界，以保姆银禾和她女儿王雨喜为代表，她们用自己的逻辑理解世界，精神旺盛有力，生活丰富多彩。

重游乡土最终使海红聆听到了大地蓬勃的声音，她将继续构筑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寻找如何在这个世界中安放自己。

书里书外

在唐宋风韵中找寻个人注脚



晏杰雄 付佳唯

“历史文化散文”能够将个人情感与文学分析结合，是当代文学的一大创作方向，而如何在客观历史的叙述中挖掘个性化的表述，多数作者未能探寻成功。石光明的散文集《诗狂何处》则较好地做到了这一点，他用以往游览的经历为线索，追寻着古人的足迹，将来自唐朝、南北朝、宋朝的十余名诗人词人的作品，通过十余篇散文进行呈现，以一脉相连的思想串联起唐宋诗歌演变和发展的规律，也充分挖掘出了文人们个性化的注脚。

个性化注脚，首先体现在作者将诗人的人生境遇与历史完美融合。如在《与君离别意》一文中，作者以熟知的《滕王阁序》为引子，牵涉出王勃一生的起起伏伏，将其身世充分融合进历史与社会背景中进行描绘，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心境透亮、委婉真切的诗人。《幽州台绝唱》将古今幽州台之地的故事与陈子昂紧密相连，陈子昂的“唐诗始祖”称号、仕途坎坷的遭遇，都在对幽州台歌的挖掘中娓娓道来。《阿房宫赋》的政治谋略，个人情感与家国情怀在文章《扬州一梦》中达到最完美的融合，可看作是散文集中历史与个人结合得最完美的篇章。

石光明又进一步在人物性格上下功夫，充分挖掘诗文中的人文气息。王昌龄的性格——傲视权贵，性格刚直，这是众多唐代文人们的“通病”。而在面对朝廷的孤傲外表之下，王昌龄还有着坎坷的经历与对世人真挚的情感。这些散文的独到之处，在于将文学大家的个性进行了细致的剖析。在作者的引经据典与分析整理后，文人们便以鲜活立体的形象款款展现。

其次，围绕“诗狂”，作者对不同文人文章的分析与评述各具特色，彰显了色彩斑斓的文人诗词文化。不同的诗人以不同的性格思绪，在中国的千山万水间都留下了不同的人生风范。“狂”在不同文人身上，有着不同的诠释。正如石光明《诗狂何处》，唐宋诗人词人都有着狂放的名气，但作者认为他们狂得却是千奇百怪。王维对官场彻底失望，走上了隐退的道路，练就意味深长的唐诗，他的狂是出入自如的狂；贺知章的仕途顺风顺水，福寿双全，一生不计较得失，他的狂是从容淡泊的狂；崔颢不被文化界认可，便去漫游山川，入幕府历练，诗风发生巨变，他的狂是突破自我的狂；刘禹锡贬谪远方，依旧用《再游玄都观绝句并引》表达执拗与豪傲，他的狂是英雄主义般的狂。单单一个“狂”字就能够分出很多的方向，这是唐宋文人的遗产，也是作者潜心感悟的成果。

最后，作者个人的情感与文学历史巧妙融合，形成了属于自己的注脚。在这部散文集中，我们甚至能够看到余秋雨《文化苦旅》的影子。但与之不同的是，石光明的旅途不是苦旅，而是一场找寻唐宋文化记号的饕餮游览。在《一曲出塞盛唐秋》中，漫步于宁夏、青海，当地雄关瑰丽、磅礴大气的景象令作者不禁回望起盛唐的边塞诗。王维、岑参、高适等人的心境，或悲凉痛苦、或离愁思念，都尽收眼底，令人回味无穷。讲述陶渊明时，作者引入了常德桃花源源的游历，这应是他倾注个人经历最多的篇章之一，从“桃源佳致”的刻碑中读懂岁月苍茫，从桃花源中读出文人历史，在历史中读懂陶渊明的诗文，又在诗文中读懂归隐者的人生挚爱与书生傲骨。

石光明善于发挥自己身处潇湘大地的优势，反复立足于湖南地域特色描绘独到的文化见解。作为湖南作家，石光明多篇散文围绕洞庭湖、岳阳楼等有代表性的潇湘标志，展开对古人的追忆。他说：“洞庭湖是湖南的一面图腾，几千年来顶在头上，任人们膜拜。”百感交集的孟浩然在洞庭湖望见了盛唐气象，点燃了入仕激情；李白数次游览洞庭湖，风情万种的湖泊给予他无限宽广的胸襟；湖南扶夷江边的莲潭，让理学先祖周敦颐有了圣洁的理念。而这些湖湘足迹，都是石光明用独到的文化感悟并以丰富典籍为支撑而辨识出来的，他从新的角度分析“为人熟知，但不尽知的诗人”，挖掘出了新的诗意与主题。

一切历史，都是人的历史。作者将人物置于历史舞台上，还原历史中的人物本性，不仅充分展现了人物的个性，同时也留下了鲜为人知的个人注脚。诗人们的欢乐、哭泣、成功、失败，都是值得探寻的。那些不尽人知的情与义，仿佛经历了激荡的千年而被主流遗忘，又在石光明的抚今追昔中被激活如新。

《诗狂何处》，石光明 著，人民出版社出版）